



除却巫山不是云

淘婚的时代，
谁又淘到了真爱？

藤瓜/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除却巫山不是云

淘婚的时代，
谁又淘到了真爱？
藤瓜/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除却巫山不是云/藤瓜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8. 11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257 - 7

I. 除… II. 藤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0161 号

书 名: 除却巫山不是云

作 者: 藤 瓜

责任编辑: 郝永伟 颜 箴

特约编辑: 刘红梅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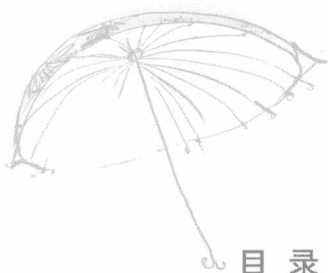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9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数: 1 - 5000 册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回归/1
- 第二章 相遇/8
- 第三章 短兵相接/19
- 第四章 阴差阳错/29
- 第五章 你的样子/39
- 第六章 突如其来的求婚/47
- 第七章 逃离/56
- 第八章 条件/65
- 第九章 新加坡之旅/77
- 第十章 还债/86
- 第十一章 暧昧/94
- 第十二章 神秘的“天堂”/101
- 第十三章 突变/109
- 第十四章 回不去的现在/120
- 第十五章 往事不堪/127
- 第十六章 一往情深/140





第十七章 手段/150

第十八章 你究竟怕什么/160

第十九章 纠缠/169

第二十章 赌气/179

第二十一章 追随/187

第二十二章 意外事故/196

第二十三章 深情告白/207

第二十四章 跟我结婚/217

第二十五章 逃跑新娘/224

第二十六章 阮家突变/232

第二十七章 毁灭/2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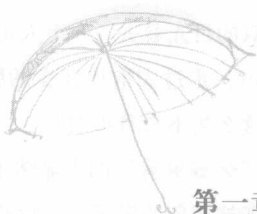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章 拒绝/251

第二十九章 走投无路/260

第三十章 爱在深处等你/271

尾 声/280





第一章 回归

她不在的时候，原来他过得这么好；可是他不在她身边的时候，每一天她都过得很艰难。

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

小滔在屋子里乱跑着，咯咯咯笑得很开心。
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孩子才见到无双没几天，就特别喜欢她，不仅不认生，而且每天都缠着她玩闹嬉戏。小滔活泼聪明，冰雪可爱，无双也很喜欢他。

不过看他满头大汗不停地跑来跑去，无双害怕他一不小心撞上什么东西又怕他摔倒，怎么说小滔才是三岁的孩子，此刻只顾着玩，哪里知道自己踉踉跄跄的步伐让无双担足了心。偏巧这孩子又机灵得很，无双劝不下他，轻易也抓不住他。

无双一来抓他，他还以为无双是在跟他玩游戏，更起劲地躲避着无双，绕着整个客厅歪歪斜斜地奔跑。无双越看越担心，真是拿他没有办

法了，只好假装不小心跌倒了，一屁股坐在地毯上，假装痛苦地说：“小滔，阿姨摔倒了，站不起来了，你快过来拉阿姨一把，好痛啊。”

小滔连忙走过来伸出胖乎乎的小手笨拙地去搀扶无双，无双在他走过来的时候，忽然一把将他拉进怀里。小滔随着无双的力道扑进她怀里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他以为这是从国外回来的阿姨跟他玩闹的新花招，正要挣扎着跑开，却发现阿姨愣住了。

小滔顺着无双的目光看去，一个人正站在客厅门口。

小滔欢呼一声，跑过去抱住怀睿的腿，撒娇说：“怀睿舅舅来了，怀睿舅舅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小滔？”

被小滔称为“怀睿舅舅”的人显然还没有回过神来，他呆呆地看着坐在客厅中央的那抹灰色的影子，一脸的惊愕。

无双也很是震惊，睁着圆溜溜的眸子，呆呆地看着门口的那个人。

一时之间，两个人都有点儿回不过神来，那目光仿佛被胶着了，好一会儿无双才低下了头。

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头低下去，低下去，很多年前就是这样。

无双没料到这么快就会见到怀睿。她回国后都是住在爷爷家，回国前就做了种种心理建设，最差的不过是看见他和灿瑜相敬如宾，幸福美满，却没料到 he 并没有和灿瑜在一起，也没有料到他早已离开了这个家，而且灿瑜也早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三岁的小滔。只是听说他创办了公司，如今很成功，阮家是不大来了。无双无论如何都没料到他这么快就来了，她低着头，仿佛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，一副任由他打量的架势。

她一直就是这样。

对面的那个人深深地闭了闭眼睛，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已经强忍着内心的激动将眼睛转开去。

小滔又腻上去，胖乎乎的手拽着怀睿的衣襟说：“小滔要抱抱，小滔要抱抱。”

“好，舅舅抱，来告诉舅舅，小滔最近乖不乖……”



无双听见他们的逗笑，目光复杂地盯着地板，忽然觉得自己待不下去了，刚想离开，一个声音让她微微停顿了一下。

“怀睿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，正好，无双也从欧洲回来了，今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啊。”出来的是无双的奶奶，她戴着金丝眼镜，穿着旗袍。

这位老人一直都爱穿旗袍，六十多岁的人穿着旗袍仍和八年前一样雍容华贵。

江怀睿微一点头说：“好。”

有了他的回答，阮奶奶显然很高兴，头一转瞄到即将要离开的阮无双，说：“无双，怀睿过来了，你这孩子怎么也没个招呼，真是越来越没礼貌了。”

她的头低得不能再低，睫毛也深深地垂着，脸颊微微泛着红，牙齿将唇紧紧地咬着。怀睿看着她，目光闪烁，良久，才向她点头，说：“阮小姐，你好。”他的话生疏而客套。

无双的身子一震。

江怀睿接下去又向阮奶奶点点头说：“奶奶，我还有点儿事要和爷爷谈，爷爷在哪里？”

阮奶奶笑眯眯地说：“哎呀呀，正好，正好，他可是盼了你很久，每天都念叨着你什么时候来，在书房呢，你去书房找他吧。”

事实上，是阮爷爷给他打电话让他来的。不过怀睿也没做声，转头朝书房走去，经过无双身边的时候，无双的肩膀微微一抖。

怀睿发现了，她好像很容易受伤，但他没有理她，径自走了过去。

好像他经过的每一寸空气都随着他冷漠的态度结了冰，无双瞬间僵硬成了一块石头。

她知道自己会痛，起初的几年还敢想想他，随着在国外漂泊的岁月越久，越不敢去想他。他们之间的事倒更像是上一辈子的事，没想到八年过去，她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，又见到了他。她还是会为了他一个冷漠

的表情而受伤，其实当年他对她就是这样，而她到今天还没有习惯。

他擦肩而过，无双感觉有一根针刺进她的心里，然后那点儿痛从胸口渐渐散开来，在心底肆虐成一个无边无际的洞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飘进了她的眼睛，酸酸涩涩的难受，她低头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先回房了，陪小滔玩了一天，有点儿累。”

奶奶的脸色瞬间就垮了下来，阴沉着脸道：“去吧。”

无双把自己关在房间的阳台上，从下午一直坐到晚上，暮色四合，才发现自己竟坐了这么久。

无双感觉头很痛，就到床上去躺着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

怀睿，怀睿，怎么一家人突然都改口叫他怀睿？犹记得当年“怀睿”这个名字是阮家人的禁忌，倒没想到如今奶奶竟能笑容满面地承认他是“怀睿”。

怀睿，怀睿，八年不见，无论是阮继嗣还是江怀睿，都跟她没有半点儿关系了，应该说在八年前她准备走的时候，他就跟她已经没有半点儿关系了。

然而明白归明白，阮无双心里还是很痛。

痛什么呢？痛自己，还是痛奶奶，或者仅仅是他刚才的冷漠？

阮无双，你醒醒吧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是不能忘记呢？不要忘记自己回来的目的，她提醒着自己。千万不要去想，千万不要再想。

可奶奶那些尖锐的话语还是挥之不去，“你，你，阮无双，你不配姓阮，你给我滚出阮家！你和你那水性杨花的妈妈一样，永远只知道勾引别人的儿子，现在还来勾引继嗣！你给我滚，再也不要出现在阮家。”

滚了，八年前就滚了，然而她又回来了，回到了这个阮家，这个奶奶当家的阮家。

她知道自己无法抵挡悲伤，也无法抵挡这些人给她的伤害，可是她自己选择回来的。在国外的八年不是没有想过要回来的，有时候他想到心里一抽一抽的痛，但是那些时候她都不敢回来，现在她也不想回



来的。

回国之前，父亲跟她说，你先回国把工作稳定下来，我这边等到核电站的赔偿金下来，你就来接我一起回去。父亲在法国核电站工作，核电站出了事故，父亲被污染，得了白血病，现在正需要人照顾，他却执意要赶着她回国，一句“难道你想让我客死异乡吗”，终于成功地将她逼了回来。父亲的意思她明白，一方面他自知得了绝症时日不多，是真想在有生之年和父母关系和好，另一方面，大概也是想到了无双的终身大事吧。

在法国的这几年，无双一直都是单身。不管是因为江怀睿的关系，还是她想找一个中国人，阮嘉铭都坚定地把她赶回了国。其实，要找一个中国人又何必万里迢迢地从法国回到中国？法国也有许多中国人的，就算是回到中国，无双也知道自己跟江怀睿永远都不可能了。

想着想着她又强迫自己不要再想下去了，她提醒自己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她，然而不知不觉间她已泪流满面。哭累了，终于睡着了，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，她习惯了浅眠，一点点的光芒和声音都能让她醒来。

她睁开眼来，感觉眼睛酸酸的胀胀的，头一偏，触到枕上一片冰凉。

无双挣扎着起身，整个头都是晕晕的。到卫生间洗漱，看着镜子里那个双目红肿的人，她吓了一跳，急忙用凉水敷在眼皮上，好半晌眼睛还是红红的，无奈之下她只好仔细地化了妆。

阮家老房子旁边新建了一个别墅区，别墅区的花园里有一圈花坛，种着茂盛的花木。正是仲春时节，花坛里花木葱茏，薄薄的晨雾被阳光穿透，明亮而耀眼，空气清新甜美，无双拣了一个凳子坐下来闭上眼睛深呼吸。

虽然阮无双在国外待了很多年，她感觉还是只有这里才能给自己一种归属感，哪怕这里是阮家。漂泊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种孤单的感觉往往叫人泪流满面。

无双正回忆着，忽然觉得脚边痒痒的，似有什么软软热热的东西蹭着她的腿。

她睁开眼来，原来是一只八哥犬，正仰着头，乌溜溜的眸子看着她，嘴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。

随后，无双听见另一个声音响起来：“阿福，阿福，快到妈妈这里来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无双很讨小孩子喜欢，同时也很讨这些宠物的喜欢，仿佛有一种莫名的亲和力。阿福第一次碰见无双就对她亲热上了，瞅着阿福在她脚边撒着欢，她也很高兴，一把捞起阿福小小的身子，把它抱起来。

正要说什么，一辆车子经过，也许是速度太快，声音太大，她们都被吸引了过去。一辆黑色宝马飞驰而过。

隔着玻璃，无双没有看见车内的人，只是听见旁边那女孩的感叹，“是江怀睿。”

这个女孩的语态仿佛是看见了什么千年难得一见的大人物。因为听见怀睿的名字，无双把头低低地垂了下去，默默地抚摸着阿福光滑的皮毛。

直到车子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那女孩才在无双身边坐下来。无双在花园里碰到这个女孩好几次了，只简单聊过几句，她以为无双是新来的住户，所以向无双介绍说：“你看见没有？江怀睿，我听说他从前落魄的时候多亏了阮家的帮忙，后来好像是阮家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他才走了，不过最后阮家失势还是多亏他拉了一把。他倒是很久没有来过阮家了，不知道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事。”

无双抚摸着狗狗身上软软的毛，这只八哥犬也非常讨巧，伸出粉红色的舌头在她掌心里舔了舔，无双把脸挨着它蹭了蹭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女孩仿佛才意识到，说了一句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都忘了你在国外待了八年，最近才回来，可能不认识江怀睿。”说着还吐了吐舌头。

无双向她微微一笑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先回去吃早餐了。”



“好的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无双提步走开去，女孩一直不知道其实她也是住在阮家，而且和阮家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而且她也姓阮。

她确实是刚从国外回来，但是她认识江怀睿，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他。

那个时候他叫阮继嗣，所以现在的这个江怀睿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认不认识。

看起来他现在很不错，以前她就知道他的前途不可限量，谁知道在爷爷书房里看到那些收集起来的关于他的点点滴滴，她还是吃了一惊。爷爷以前就很喜欢他，现在更是把他的每一次成功都当成是自己的喜悦，因此爷爷把他的消息都很仔细地收集起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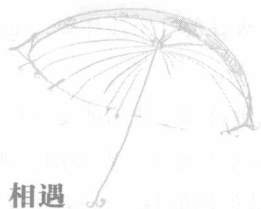
看到他成功，无双本该欣慰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却有淡淡的惆怅。

她不在的时候，原来他过得这么好；可是他不在她身边的时候，她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。

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



第一章
回归



第二章 相遇

他目如寒星，若有所思，无双愣了一下，想到他现在陷在一堆女人中间，她向他同情地笑了笑，也不再管他，转身朝房间走去。

不知不觉，阮无双回国已经一个星期了。这天上午，她正在公司上班，忽然接到爷爷的电话，“无双啊，今天中午怀睿会回家吃饭，灿瑜一家也会回来，奶奶让你记得早一点儿回来吃饭。”阮爷爷在电话里吩咐着。

又要见到他了，阮无双心里一黯，答应道：“知道了，爷爷。”

无双下班回到家，还没进门，就看见阮家门口停着怀睿的那辆宝马，老远就听见阮老夫人夸张的声音：“苏小姐啊，你可终于肯跟怀睿回来了，我真是日也盼，夜也盼，头发都盼白了。”

无双走近一些，隐约看见怀睿身边站着一个女伴，绿色的真丝连衣裙，白色宽皮蝴蝶结腰带，白色的高跟鞋，长长的头发卷曲着，看起来

既时髦又高贵。

“奶奶，哪里是不肯跟怀睿回来，实在是怀睿工作太忙了。奶奶，好久不见您，真想您！”说着那位苏小姐热情地拥抱了阮老夫人一下，“对了，您看，这个是我上次在英国给您买的，您看看喜不喜欢？”

“真是乖孩子，奶奶好久不见你也想你呢。来，先给我看看，哟，又变漂亮了。”阮老夫人拉着苏小姐的手，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
苏小姐向阮老夫人含蓄地一笑，唇角轻轻一勾，回头看着怀睿说：“今天的搭配都是怀睿的眼光。”

阮老夫人又笑了，“怀睿的眼光真不错。”

苏小姐趁机说：“那当然啦，毕竟他在奶奶身边熏陶了这么多年。我早就听说奶奶当年是上海滩的名人之后，您当年那一曲华尔兹，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提起呢。我在您面前可算是班门弄斧了，改天得好好向您讨教一下。”

这一句说到了阮老夫人的心头上，她微微一笑，眼睛里掩不住得意之色，推辞道：“我的华尔兹不好，若论华尔兹还是我奶奶跳得好。当年连沪上的交际花都自叹不如，我哪儿比得上她。她年华正好的那几年……可惜……都是陈年旧事了，没什么好提的了。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，我们也老了，老了，岁月不饶人哪！”

苏小姐见自己的一句话惹起了老夫人的惆怅，忙想转移话题，转眼注意到门口迟疑着未进来的无双，“奶奶，这位小姐是？”

“哦，她是我的孙女，之前一直在法国。”

“哦。原来是这样，阮小姐你好，长得可真漂亮。”说着她回头向阮老夫人加了一句，“果然有奶奶您的风范。”

苏小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她这句话拍到了马腿上。无双确实长得漂亮，不过阮老夫人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无双长得跟她死去的母亲一模一样，所以一听这话阮老夫人的脸色猛地一黑，撇撇嘴说：“她啊，她长得可不像我，在国外漂荡了这么多年，眼看着都二十九了还不成个家。”

正说着，阮老先生从书房里走了出来，看了看无双发白的脸，再看看怀睿，“你急什么，现在无双不是回来了吗？无双的性格、脾气、相貌都无可挑剔，若是要找，还不是很易如反掌的事。”

阮奶奶从鼻孔里轻轻地冷哼了一声。

苏小姐有点儿尴尬，急忙打圆场道：“那是，那是，阮小姐一看就是个性格温柔的女孩，现在还是温柔点儿的讨男人喜欢。”她说完却没有别人接话，一时之间气氛有点儿尴尬，她只得用手肘碰了碰怀睿说，“怀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怀睿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苏小姐提醒他，他才朝她看过去，无双的脸更白了。看来这位苏小姐应该是怀睿的女朋友了，无双心里微微发苦，只知道他没有和灿瑜在一起，没想到他还是有女朋友了。她的头低垂着，睫毛也深深地垂着，脸颊微微泛红，牙齿紧紧咬着嘴唇。

阮老夫人看了她一眼，嘴巴一撇责怪道：“无双，苏小姐叫你，你也没个招呼，真是没礼貌。”

无双抬头向苏小姐笑了笑，“苏小姐，你好。”转首又向怀睿点点头，“江先生，你好。”

怀睿看着她，目光闪烁不定，也向她点头说：“阮小姐，你好。”

无双的身子微微一震，低头对阮老夫人说：“奶奶，我先回房了，刚下班，有点儿累。”

说起来还真是可笑，回国前她千万遍地告诉自己和怀睿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八年，简直像过去了一辈子。再见到他，才知道面对他的时候，她仍是这么不堪一击。

无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枯坐在阳台上。不知不觉天已经暗下来，她听见保姆阿姨在门口叫她：“无双小姐，老夫人叫你下去用餐。”

她打开门来，强装出一种身体不适的样子说：“章阿姨，对不起，我身体有点儿不舒服，你帮我跟奶奶说一声，晚餐我就不下去吃了。”

章阿姨深深地看了看她，也不强求，点点头说：“好的。”转身下楼



去了。

事实上，无双不用装，早就是一脸的苍白憔悴了。

打发走章阿姨，无双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一会儿觉得热了，一会儿又觉得冷了。

N市的春天是很短暂的，往往北方城市还是春初，N市就已经热了起来，无双的身子弱，畏冷怕热。

阮老爷子吃过晚饭特地上楼来看看无双，看到她苍白的脸色，试探着问了句：“无双，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”

“不用了，老毛病，我房间里有药，不碍事的。”她勉强扯出一个笑容，想让爷爷放心。

爷爷下楼后，无双想了想觉得自己太好笑。她以前以为，就算八年的时间不能让她忘了他，但起码应该会有一些点的抵御能力吧，毕竟她已经习惯了八年，可现在看来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不过她又在期盼什么呢？

阮无双，你争争气，你现在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，他现在要娶谁都不关你的事，而且，你回来之前不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阮无双在心里告诫着自己。

阮老爷子一走出无双的房间，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。其实，当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之后，怀睿便独立出去了。虽然那时他大学还没毕业，但他坚决地离开了阮家，其后的挣扎打拼都是靠自己，这几年对阮家也确实过于冷淡。他几乎很少回阮家，仅有的几次都是逢年过节或者老人生日，基本都是为了应付。这几天，怀睿频繁出现在阮家都是阮老爷子打电话亲自叫过来的，原本阮老爷子还担心他不会来，只是想让他知道无双已经从欧洲回来了，谁知道他知道了反而将苏凉带了回来。

阮老爷子总是觉得当年的事是自己对不起无双和怀睿，现在好不容易无双回来了，可怀睿却变得如此冷漠。他总是忘不了当年他让怀睿娶灿瑜的时候，怀睿斩钉截铁的话，“对不起，爷爷！”自从来到阮家，怀睿几乎是对阮家的人百依百顺，这是仅有的一次，可惜……谁会料到事

情会变成那样呢……

阮老爷子想弥补他们，但是走到现在，他也拿捏不准怀睿的心思。至于无双那个傻孩子哪里比得上苏凉，人家精明能干，美丽优雅，可无双于人情世故上面一窍不通，眼看着就二十九岁了，还是跟当年一样，一副傻傻的样子，每次面对怀睿都是一副不自然的表情，大概还以为自己隐藏得多好。

他在想，或许这次把怀睿叫到家里来是他错了。有错误，他就开始着手弥补的措施，毕竟无双也不小了，灿瑜的孩子都已经三岁了。

无双第二天醒来头有点儿沉，匆忙吃过早餐就去公司了。走到路上，她才意识到自己感冒了，身体有些发热，又流眼泪又流鼻涕的，看起来好不狼狈。

刚到公司，叶紫就对她说：“无双，邹经理叫你！”

“哦，好的，我马上去。”

叶紫是她的同事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。无双是从法国的冯氏集团调到中国区的分公司，回国之前她跟公司辞职，公司舍不得让她走，才把她调到中国来。她初来乍到，很多事都多亏了这个同事——叶紫。

无双一来公司就遇上新加坡总裁来视察，公司为了应付忙得人仰马翻。

无双在法国是做广告策划的，一上班，总经理就让她做一份关于宣传推广冯氏新产品的广告策划。无双初来乍到，丝毫不敢怠慢，连夜动手，花了两个通宵终于把策划书做好了。第三天早上，她将策划书交给了邹经理，邹经理看了她的策划当场敲定采用她的创意，并且决定广告马上开拍。

她也曾问过宣传部的一个女孩，为什么会这么急？

那女孩是老员工了，说：“据说是新加坡老总发飙了，总经理没有办法……唉，不说了，再说等下经理又要说我们成天只知道嚼舌根了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老总视察，多做事，少说话。”说完她径自走开了。

果不其然，这天邹经理找她是让她开会讨论广告模特的事。

